2022年10月18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:何玉新 美术编辑:卞锐 TIANJINDAILY | 天津日报

葛玉修 用影像守望野生动物

文 王小柔

印 象

行走青海湖 拍摄生灵之美

我特别喜欢看葛玉修的朋友圈。那里基本就是野生动物大画册,看的次数多了,就萌生出要去青海找他,亲眼看看那些高原生灵的想法。但我也在问自己,他吃的苦我能吃得了吗?

动物拍摄是用生命"等"出来的。数不清有多少次,在寒冷的青海湖畔,葛玉修在中华对角羚经常出没的沙丘与草丛连接处潜伏、等待,没等到中华对角羚,却听到远处狼群的声声嘶吼。长时间爬冰卧雪,腿上的关节阵阵刺痛,取景框上呼出的热气转瞬凝霜,只能一次次把相机揣进贴身的衣服里焐热。

1970年,17岁的葛玉修在老家山东曹县参军入伍,坐了两天两夜"闷罐车",来到青海西宁。在军营中,他第一次接触到照相机。通信处有一台海鸥牌双镜头相机,他找来报纸、画册、杂志,学习构图、光线运用和拍摄角度。没有暗室,他就到连队堆满萝卜、白菜、土豆的菜窖里,用军帽遮着手电筒,借着这点微光冲洗照片,战友们戏称他是"菜窖里的摄影家"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,有人在青海湖盗猎鸟类、偷捡鸟蛋,鸟儿有的受伤、有的断肢,葛玉修拍摄了很多反映当时青海湖鸟类生存状况的照片。他从镜头中看到了青藏高原天地之壮美,也看到了雪线在上升、湖面在萎缩、草原在退化……生存环境的恶化直接威胁野生动物的生命。中华对角羚是中国独有的物种,仅存于环青海湖地区,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"世界极危物种"。为拍摄中华对角羚,风雪中他成为"雪人",沙海中他成为"沙人",高原缺氧他逆行拍摄,生命禁区他日夜蹲守,直至嘴唇发紫、头疼欲裂、心脏积水。他蹲守野生动物的故事我百听不厌,但每次听心都隐隐作痛。

葛玉修从1995年开始进行生态摄影和生态保护,先后260余次前往青海湖,25次走进三江源,15次远赴可可西里无人区,行程10万公里,拍摄20万幅照片,记录着青海生态的变迁。摄者仁心,至今他仍在拍摄高原野生动物,也在一次又一次向世界诉说生灵之美。

葛玉修

1954年出生,摄影家,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特聘专家,中华对角羚保护站荣誉站长。被誉为"青海湖鸟王""中华对角羚之父",曾入选"百名最美生态环保志愿者"。

为拍摄中华对角羚 差点儿进了狼肚子

记者:您被称为"中华对角羚之父",第一次是怎么遇到这种神奇动物的?

葛玉修:1997年,我在拍天鹅的途中,一个朋友说起青海湖周边有一种羚羊,数量非常少。正说着,他指了指左前方,果然有几只正在奔跑的黄色动物。我跳下去就拍,这一张竟成了中华对角羚的第一幅照片,是世界的第一幅!后来有一次,我在拍摄时差点儿喂了狼。那天天还没亮,我到了它的必经之路——草原和沙漠的连接处潜伏。突然听见狼嚎,说不紧张是假的。熬到天渐亮,看见对面几个黑点迅速向我靠拢。离近了才看清,前面是一只对角羚公羊,五只狼紧随其后。

记者:这是狼在呼叫自己的伙伴"有猎物了",没发现您吧?

葛玉修:我趴在那大气儿都没敢出。离我30米的样子。羚羊在两个沙丘之间穿过去,五只狼紧随其后。过了一阵子我才感觉到背上有点儿凉,出冷汗了。后来有人问:"狼要吃你怎么办?"我就吹牛:"狼要咬我大腿的时候,咔嚓一张照片,获奖!"狼没吃我,是因为它们在全神贯注地追赶那只羊,加之风从它们那边往我这边吹,没发现我。如果发现了,会说这家伙比羊肥,又不如羊跑得快……事后想想,是那只羚羊间接救了我。

记者:这种羚羊在我国目前有多少只?

葛玉修:1997年,全世界只有两百多只,在《全球羚羊保护行动计划》中,它名列濒危羚羊类物种第一位。经过二十多年的保护与繁衍,数量增加到三千多只。

记者:我在很多地方看到过您拍摄的中华对角羚,太经典了。这一世界极危物种也因为您的拍摄而被关注。

葛玉修:在拍摄过程中我感觉这种动物非常稀少,就请教专家、翻阅资料,写了一篇文章,刊发后引起轰动。在我的呼吁下,中华对角羚保护区建立,中华对角羚成为环青海湖国际自行车公路赛、国际电动汽车挑战赛的吉祥物,被更多人了解。我荣幸地出任保护站荣誉站长,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发给我"中华对角羚代言人"聘书 ,一些人调侃我是"中华对角羚之父"。

记者:动物世界里有物竞天择的铁律,拍摄时有让您印象深刻的画面吗?

葛玉修:我在可可西里遇到一只被同伴攻击受伤的公藏羚羊,大腿后侧有一个洞,一群乌鸦围着它啄食。它前腿可以站立,后腿站不起来。等第二天再看它时,已经死了,眼睛和身体的后半部分被掏空了。我至今记忆犹新,一直在想,如果它被狼吃了,还算死得壮烈,但死在几只乌鸦嘴里,让我觉得心里不舒服,这也许就是大自然的法则,人类不该去干预。

荒原求生的日子 给斑头雁当"妈妈"

记者:您第一次到青海湖鸟岛是什么感觉?

葛玉修:1995年6月,我到了青海湖鸟岛,立即被眼前的情景所震撼。天上飞的、地上趴着的都是鸟,密密麻麻,甚至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,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鸟。鸟觉得我是个侵入者,腾飞起来遮天蔽日,呼啸而至想把我赶走。看我不走,就用"弹雨"来攻击我,弹雨就是鸟粪。我的帽子上、衣服上、相机上都是鸟粪。从那一刻起,我看到鸟团结起的力量是那么巨大,那么令人震撼,我就喜欢上了鸟,从此开始拍摄鸟。

记者:我在天津水上公园也看到过斑头雁,但是特别少,羡慕您能看到一大群,还能给它们当"妈妈"。

葛玉修:每次想起那群斑头雁,我就看看照片。当时荒岛上没有通信信号,我几天没喝过一口热水,没吃上一口热饭,强烈的紫外线晒得我手、脸爆了皮,鸟粪经常溅到我的脸、脖子及全身,跳蚤咬得我浑身痒痛。上岛当天午夜,狂风骤起,青海湖上巨浪冲天,所带的食物和生活用品被卷走,所剩无几……我穿了一双普通的球鞋,岛上乱石多,鞋子磨得掉了底儿,只好用塑料袋把鞋和脚绑在一起。

记者:您和斑头雁的故事太传奇了,您是怎么带鸟孩子的?

葛玉修:"三块石"是青海湖中间的一个孤岛,四面环水,有许多斑头雁。斑头雁是早熟鸟,雏鸟一旦出壳就自己找东西吃,不需要父母喂养。但它如果到了其他鸟类的巢区,别的鸟就鸽它。我发现有几只小斑头雁被追赶,把它们救下来,放到我装饼子的箱子里,把甘蓝捏碎了给它们吃。小家伙长得很快,第二天就往外跳,我走到哪儿它们跟到哪儿,我坐在那儿,它们跑到我腿上,甚至扎进我怀里。青海湖海拔3200米,紫外线很强,我站着的时候小斑头雁就在我的影子里乘凉。

记者:这七天"鲁滨逊漂流记"一般的日子过去,总要跟鸟孩子告别吧?

葛玉修:当时没有手机,无法联系,甚至死在岛上都没人知道。到第七天,事先约好的船来接我了。上船之前,我要把小斑头雁送回去。开始把它们送到一百多米远的地方,一会儿它们就追过来了。第二次再送到更远,小斑头雁又追了过来。第三次,我狠狠心送它们到很远的地方,放下它们,快步跑上船。马上又有两只小斑头雁跌跌撞撞地跟过来,还滑到水里,向船游过来。两只鱼鸥发现了,开始攻击它们,我急得直跺脚,两只小斑头雁只好往回游。船走得很远了,我从望远镜中看到它们蹲在我扎帐篷的一块石头上,头朝着船的方向一直看。

记者:大家都叫您"青海湖鸟王",这跟斑头雁有关吗?

葛玉修:这件事之后我更喜欢斑头雁了,写了很多文章,拍了很多照片。我甚至从小雁破壳开始,一直拍它们成长、飞翔。我拍了十万多张青海湖的鸟,有人说"这家伙拍的照片比青海湖的鸟都多",人们称我为"青海湖鸟王",当然是一种戏称,我觉得也是一种肯定。

野生动物需要美好环境 自然状态下照片最感人

记者:野生动物生活的地方都是人类基本无法涉足的地方,除了跟猛兽狭路相逢,自然环境是不是也在挑战您的意志?

葛玉修:比如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的繁殖地青海省玉树隆宝滩,海拔4200米,气候恶劣,高寒缺氧。虽进入5月,草滩仍一片枯黄,湖面覆盖着薄冰。我在湖北侧的沼泽地发现一对黑颈鹤,于是频频按动快门,忽然觉得脚下的草墩子有些晃动,意识到已经处于沼泽深处了,只能继续纵身向前面的草墩子跳去,不想一脚踏空,大半条腿陷进水里。我赶紧抓住身边的三脚架,拿手柄钩住前面的草墩子,借力拔出右腿。一只胶靴和尼康相机镜头盖永远留在了那片湖滩。

记者:除了遇到过狼、险些陷入泥沼,您在野外拍摄时还经历过哪些危险?

葛玉修:每年从10月下旬到转年3月,一千余只大天鹅迁徙到青海湖越冬。我去拍天鹅那天是正月初八,本来天气特别冷,没想到冰层太薄,我直接掉进了冰窟窿。好不容易爬上来,衣服都冻成了冰,变成一座完美的"冰雕"。

记者:您真乐观,是幽默支撑起了生命的重量,有哪些珍贵画面让您觉得自豪?

葛玉修:我拍到过野狼群,七匹狼在一个画面上被我幸运地拍下来;白尾海雕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,在青海数量很少,但我发现了14只在一块儿;我还拍到过一群西伯利亚狍,与家养的牦牛在一起,非常难得。拍摄过程中会遇到危险,但对我来说,更多的是一种享受,动物为我跳舞,鸟儿为我歌唱,这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,也不是用文字能表达出来的。

记者:您跟拍黑颈鹤25年,这也太执着了吧?

葛玉修:我国有悠久的鹤文化。《诗经》中有《鹤鸣》,鹤的艺术形象第一次在古代文献中出现时,就被赋予了高尚的品质。从皇家园林到普通百姓家,都以鹤为吉祥物。黑颈鹤是丹顶鹤的近亲兄弟,是我们国家一级保护物种,主要在青藏高原繁殖,云贵高原过冬,是世界上15种鹤类中唯一在高原上繁殖和越冬的,数量十分稀少,被列为世界濒危鸟类。目前全世界约有17300只黑颈鹤,其中96%在中国。拍出来,才能让更多人知道它,保护它。

记者:喜欢拍鸟和野生动物的摄影爱好者越来越多,您有什么经验传递给他们吗?

葛玉修:越是自然状态下的动物才越耐看、越漂亮,拍它们自然状态下的场景才能感染人、打动人。如果为了追求一种特殊的拍摄效果,就去诱导鸟,去惊扰鸟,我觉得是不可取的。野生动物和人类一样,都是鲜活的生命,都有和谐的家庭,都需要一个美好的生存环境。动物用简单纯洁的生命温暖慰藉人类的心灵,应该善待它们。

葛玉修自述

生态摄影师都能吃苦 也拥有别人没有的幸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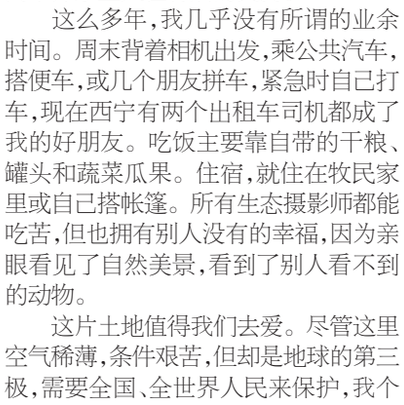
我是山东人,1970年当兵到青海,在青海度过了24年军旅生涯。在部队我自学摄影,拍摄了许多反映青海风光和民族风情的照片。1994年我转业到地方,转年第一次上了鸟岛。因为我老家鸟很少,一下子看到那么多鸟,当时就震撼了。我觉得鸟就是空中的花朵,飞翔的幻影。在拍摄过程中,我感觉到鸟类需要人的保护,一不小心自己成了环保人士。野生动物摄影的魅力不只在于图像带给人的视觉震撼,更来自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。

对一般人来说,摄影是轻松而美好的事,但对生态摄影师而言,为了不打扰动物,不做"侵略者",经常要在寒冷的草原上一潜伏就是几个小时,有时候还要匍匐前进,被尖利的石头划破衣服和皮肤是常有的事情。这是摄影师的基本素质。那一次我在鸟岛上生活了七天,拍完斑头雁,回到家敲门,妻子还以为是乞丐或是谁走错了门,竟没有认出我,还问"你找谁"。我进客厅躺沙发上就睡着了,妻子默默为我脱鞋脱衣服。她除了心疼,从没有过抱怨,我的环保摄影之路离不开家里人在背后的支持。

这么多年,我几乎没有所谓的业余时间。周末背着相机出发,乘公共汽车,搭便车,或几个朋友拼车,紧急时自己打车,现在西宁有两个出租车司机都成了我的好朋友。吃饭主要靠自带的干粮、罐头和蔬菜瓜果。住宿,就住在牧民家里或自己搭帐篷。所有生态摄影师都能吃苦,但也拥有别人没有的幸福,因为亲眼看见了自然美景,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动物。

这片土地值得我们去爱。尽管这里空气稀薄,条件艰苦,但却是地球的第三极,需要全国、全世界人民来保护,我个人更是义不容辞。三江源已经正式成为国家公园,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,纯真与永恒。宣传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是我的责任,也是让我坚持下去的动力。

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摄影爱好者,沾了题材的光走到今天,我非常感谢"天、地、人"。"天"是时代,国家重视,人们有了保护绿水青山的意识;"地"是青海这片沃土,有野生动物可拍;"人"是这些年支持、帮助、鼓励我的朋友们。有了"天、地、人",才能让我一直坚持做这件事,我希望更多的人加入进来,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,保护我们的生物多样性。



葛玉修拍摄的中华对角羚

讲述

宁河区丰台镇这位老人依照70年前的航拍地图

重绘昔日"京东第一镇"

本报记者 岳付玉

丰台镇地处宁河区东北部,靠近渤海沿岸,与北京市丰台区遥遥相对。自明代以来,这里就是京东商贸重地,繁华一时,被誉为"京东第一镇"。时光流逝,物是人非,昔日古镇风华今人无缘再睹,幸有一位天津宁河区的老先生凭借一张1951年的丰台镇航拍地图,不辞辛苦多次走访实地测量调查,断断续续历时十余年,终于绘出清晰精准的古镇地图《古镇丰台庙宇桥梁城门位置图》《古镇丰台商号店铺分布图》。图中虽无宽阔街道、林立高楼,却可见巍峨城门、多座桥梁及鳞次栉比的沿街商铺。透过地图,彼时的热闹繁华仿佛就在眼前。

手绘地图的老人叫谷俊华。提起绘制古镇地图的初衷,这位酷爱钻研天津民俗历史的原水利建筑设计师陷入了短暂沉思。他坦言,每个人对家乡都有一种道不明的情愫,这座小镇曾承载着他幼年很多美好的记忆,他想趁记忆鲜活时将它们雕镌得更深刻些,让后人对这片土地不同寻常的过往有具象的感知。同时,古镇发展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,手绘地图也无疑是记载史料的一种有效方式。

京东第一镇

老话说,"河水一响,黄金万两"。河流穿城的自然构造衍生出繁华的码头,加之五县交界的区位优势,使丰台镇自古便拥有成为"京东第一镇"得天独厚的资本。明代以后,这里更是北方物资集散地,商贾遍及镇内。到了清代,丰台已成为京东商贸重镇,繁华一方。

据谷老先生介绍,清末民初,丰台镇共有大小庙宇近20座、四方城门6座,城内码头名桥合计十余座、商号三百余家。年画、剪刻、染纸等传统手艺在这里传承百年,声名远播。每到腊月,大批外来客商云集于此,采购大量的木版年画等物品,再转销至各地,熙来攘往,热闹非凡。

过了年就准备排演花会,单是丰台一镇便以可出32场会。舞狮子、中幡、跑旱船、踩高跷等,各种表演走街串巷,人们追着抢着观看,锣鼓声不断,喝彩声不绝。在谷俊华的记忆里,这些热闹场景不仅是儿时的快乐所在,也是丰台镇盛极一时的象征。他介绍说,表演队伍通常沿地图上的主干道游街,他们有文有武,文队踩着一

谷俊华

尺高的高跷边走边扭,武队则翻着筋斗、叠着罗汉。比较有实力的商铺新年大多会自己请舞狮队,包些赏钱,彼此图个热闹吉祥;条件一般的商铺遇上表演队,则送上吃食瓜果,亦是一派祥和景象。

妙手绘丹青

若要感受古镇从前的繁荣景象,从《古镇丰台商号店铺分布图》上绘制的稠密店铺,便可窥见一二。这些商号中占比最大的要数年画铺子,据了解,至上世纪40年代末,丰台镇仍有四十余家木版年画作坊。

谷老先生今年八十多岁,身材挺拔,声音洪亮,一看就是位开朗风趣的长者。有着多年收藏年画经验和丰富民俗历史知识的他,对东丰台年画有着独到的见解。在他看来,东丰台木版年画具有明显的冀北、东北特色,用色大胆明艳,凸显热情与生命力;线条粗犷大气,直截了当,代表北方人的直爽气质。在版式呈现上,东丰台年画也展现多元风貌:有以吉祥文字为主体的,有设计成窗格模样的,还有绘制着传统戏剧故事情节的……多样的年画风格恰恰见证了这座古镇的生机与底蕴。

指着地图上鳞次栉比的商铺,谷俊华笑道,当地曾有"闺女不出丰台镇"的说法。原来,当时木版雕刻印刷后,还有不少工序要靠手工完成,其中"开眉眼"的步骤多由当地的巧手姑娘及少妇完成。两手四笔,一笔黛眉如远山,一笔剑眉显正义,双手齐动,画出的眉眼端正好看,比印出来的更显灵动。上了年纪的妇人也有事可做,刷红纸、雕吊钱,各司其职,互不打扰。这绘不尽的年画,让当地姑娘、妇人收入颇丰,穿金戴银,又何来羡慕别镇的心思?如此,便有了"闺女不出丰台镇"一说。

这样有趣的民俗历史小故事,谷老先生还能讲出很多。譬如地图里绘制的几个大水坑的渊源啦,东门口的那条胡同因何被称为"鬼胡同"啦……这些故事为丰台镇的人文历史渲染了斑斓色彩,一个熙攘繁盛的小镇活脱脱跃然眼前了。

民俗看建筑

谷老先生绘制的建筑位置图上,林立着无数高大气派的楼宇,有分隔镇内镇外的城门,有供镇上民众祈福还愿的寺庙,还有传统的四合院民居。

先看庙宇。据《古镇丰台庙宇桥梁城门位置图》指引可见,北门城楼外建有财神庙、云应寺;南门城楼外建有天尊阁、吕祖祠;西门城楼外是龙王庙和关帝庙;东门城楼外则是娘娘庙和慈善堂。这些庙宇修筑于城门附近,不仅有吸纳、便利往来信众之意,也寄托着人们希望各路神仙镇守丰台、护佑八方的心愿。

再看大院。地图中标注的院子多是四合院。谷老先生介绍说,这些院子通常是三进或四进到底。大院纵轴线安置主要建筑,有正厅、正房,供长辈居住,东西两侧是厢房,供晚辈居住。此外,妇女住内院,来客及其他男仆住外院。这种建筑排列,非常符合古代家庭区分尊卑、长幼、内外的礼法要求。

地图西北处绘制着一座墓园,这是刘氏坟茔——在康熙时期平定三藩之乱的兵部尚书刘兆麟的祖坟。手绘地图上的刘氏坟茔宏大肃穆,华表、石兽神道、石碑、祭台等清晰可见,这是谷老先生幼时的记忆:"小时候经常溜进去玩儿,我时常在石台上跳上跳下,一个人也能玩儿很久。"这座墓园已不复存在,仅剩两只石狮在原地默默守护。

传承与发展

对局外人而言,丰台镇不过是一座沉寂已久的古老小镇,街上建筑也没有什么特殊。但对曾经或者正在生活于此的人,丰台镇是他们乡情的寄托和精神家园的归属。这里容纳着他们渗入骨髓的成长记忆,彼此血脉相连,难舍难分。相信这两张记录着不少已经消失的桥梁、城门、庙宇及商铺的地图,一定会勾起丰台人对时光的感怀,也会令观者感慨于古镇的绚烂过往。

展示自己花费十多年精力绘制的丰台镇地图,谷老先生开心地讲述道:"绘制《古镇丰台庙宇桥梁城门位置图》《古镇丰台商号店铺分布图》的主要初衷,不仅是为了往昔情怀,更是为了记载宝贵的历史,以供研究和留存。现在丰台镇已经是民间特色艺术之乡,这些民俗文化、传统技艺、丰厚底蕴已经被保护传承"。

如今,每到农历新年,在这片土地上,特色年画喜闻乐见,仍然在添加着喜庆氛围。花会表演结合传统与创新,令大家兴致盎然,欢声笑语不断。这其中既有对传统的留恋与情感的寄托,也展现着当下美好生活的勃勃生机。手绘图中的天尊阁建于唐朝贞观十九年(645年),并于明洪武三年(1370年)复建,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政府多年精心修葺维护,至今风采依然,屹立于古镇中南部,见证着岁月和兴荣。科技的发展还进一步推动了传承,近几年,丰台古镇的文化、古建筑和自然风光被制作成短视频,吸引更多年轻人感悟这里独特的美好。

能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,谷老先生感到欣慰:京东第一镇的民俗风情和文化底蕴不仅被保存在他的手绘地图中,还绽放出泼辣的生命力,在宁河等地传承兴盛。